

□开心时刻 黄廷付/文

三代人的大学梦

当微风轻轻拂过泛着红光的录取通知书，这个晴朗的午后仿佛响起了我们三代人梦想交织的和弦乐。一纸轻薄，却承载着沉甸甸的希望与期待。儿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不仅仅是他个人学业的成就，更是我们几代人共同的梦想。

眼前的这张通知书，是多年前我爷爷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为父亲细述未来的描绘，是父亲在田间地头深情望向远方的渴望，是我在车间里日复一日辛劳后，晚上对儿子苦口婆心的教诲。每一代的付出与努力，都为下一代种下了实现梦想的种子。

爷爷那辈人生活在农村，条件艰苦，但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。为了能让父亲走出农村，看看外面的世界，他节衣缩食，甚至忍饥挨饿。他的这份坚持与付出，像一束光，照亮了后辈的路。尽管父亲因为生计所迫，无法完成

他的大学梦，但他的选择和坚持，无疑为我们树立了榜样。

轮到我这一代，虽然生活依旧充满挑战，但心中始终有一个声音，那是父亲对我的期许，也是我对知识的渴求。每当回忆起坐在父亲自行车后座，听着他对未来的规划，我都能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爱与期望。即便后来我只读了一个中专，我也未曾放弃过前进的脚步。成家之后，我便将这份期望转移到了儿子身上。

儿子的成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，他的成绩有起有落，青春期的各种问题也时常困扰着我们。但无论怎样，我始终对他充满信心和期望。也许正是这种不抛弃、不放弃的精神，让他在最关键时刻迸发，完成了从低谷到高峰的逆转，圆了我们三代人的大学梦。

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，我的心情难以言表。它不仅仅是儿子努力的结果，更是家庭代代相传的坚持与不懈的象征。这纸通知书凝聚了三代人的情感与梦想，见证了一个普通家庭对知识改变命运的坚信不疑。

看着儿子兴奋的模样，我感慨万千。我知道，这不仅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更是一种传承。我希望儿子能够在大学里继续保持这份纯真与热情，不断学习探索并实现自己的价值。

这一路走来，我们深知，每一个梦想的实现都需要付出无数的汗水与泪水。而我们三代人的努力与坚持，最终汇聚成了儿子手中的这张录取通知书。这不仅是对我们过去付出的肯定，更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。梦想绵延不绝，正如这三代人的大学梦，跨越时空，终成现实。

□抒情天空 张朝多/文

律诗二首

题泰顺徐畲底村民宿

举步入山蹊，近村听鸟啼。
苔滋侵石径，篱老护蔬畦。
访古厝犹在，寻真迹已迷。
白云无所事，只合此幽栖。

游德清下渚湖

泛舟平细浪，荡入古防风。
千顷波光净，一湖荷叶丰。
众吟依兴在，杯酒惜樽空。
待到渔歌歇，孤云起苇丛。

□人生感悟

郑凌红/文

雷阵雨随感

从天上来，从心中来，
从往事来。我对雨作如上观。

咏颂雷雨的诗句中，最脍炙人口的，以苏东坡的《望湖楼醉书》为冠首，唐韩偓的《夏夜雨》、清吴锡麟的《澄怀消夏杂诗》紧随其上，不分伯仲，傲视群雄。

世事若非亲历，纸上终觉甚浅。文字和现实总会碰撞。那天，出门去办事，看着头顶的天，像活蹦乱跳的灰兔子，时而透出生活的调皮感，于是没想着把伞带上。手上的牵绊，毕竟也是牵绊，况且有公务在身，不妨在盛夏清凉上阵。

想起儿时的盛夏，雷和雨似乎像约好了的同伴，在午后带给我惊喜和难以名状的感觉。天还是那个天，乌云也依然密布，电照常闪，雷未更其鸣，一切都是回忆的模样。我踮起脚尖，走进一场雷阵雨。有人说，打雷时要躲躲雨。可是，很多时候，当我们懂得不多的时候，反而觉得更开心，一切如初生牛犊，一切如初生的婴儿，尽显本色。那样的雨，不觉得冷，倒是在年少的心里注入了回味的甘泉，带来了生命中可一眼万年的刹那之欢。电光一闪划亮了乡间小道，且雷鸣不止，强风助阵，乾坤在光影的挪移中逐渐明朗起来，我看见父亲焦灼的眼神。随着天空慢慢放晴，彩虹垂中天，屋外的枇杷树鲜碧如洗，尽管枇杷已过了季节。

这些年，总习惯沉浸于自我的空间。对风声，雨声，漠然了一些。很多个瞬间，面对一场雷阵雨，总想义无反顾地走进，一任烟火笼罩，被他人凭窗远眺，即使我如小鸟直往树林间仓皇逃逸，亦不觉兴至，成为人生记事本里一大快事哉。



蜂恋花

朱友民 摄

□往事悠悠

吴渭明/文

柴火灶的记忆

柴火灶，以前在农村是每家每户必备的，一般筑在农家厨房一隅，高一米多，宽约三尺。柴火灶一般有两个锅，一个用于烧饭炒菜，一个用于煮猪食。两个锅中间除了设置通往屋顶的烟囱，还夹个汤罐，汤罐里的热水一般用于洗脸、洗脚、洗碗。灶膛门下会用砖头砌起一道墙，叫灰塘，其功能是贮存炭灰，也是防火墙。两个灶膛门中间有一凹处用于置放火柴，每个柴火灶

辅以配套物件，如铁钳、铁火叉、铁铲。

说起柴火灶，就会想起小时候的那些日子，它如同一本老相册，在我脑海里徐徐翻开：柴火灶，顾名思义，烧的是柴，柴可以是树枝、茅草、秫秸等。小小灶腔是个无底洞，每年从其膛中吞噬的柴火，曾是农村家庭除粮食之外的另一个沉重负担。古人说，开门七件，唯柴是瞻。那个时候，谁家门口墙边上都有一排高高的柴垛，谓之：家中有柴，心中不慌。我的家乡有几千亩山，一般农家柴火虽不能自给自足，但也差不了多少，人口多的家庭则需要到大山里去砍点补充。那时，到深山砍柴是最苦最累的农活之一，天刚蒙蒙亮，砍柴人就肩背柴铤，腰别钩刀，脚穿草鞋，动身上路了。说起砍柴的辛苦，现在六七十岁的那代人仍记忆犹新。

柴火灶所在的灶屋，是一个最有烟火气、人情味的地方。小时候，妈妈常一手抱着我们，一手掌勺炒菜，既当厨师，又当火工。后来，我们陆续会给妈妈打下手——烧火。烧火看似简单，实则不然，“添柴火”也需要技能，不同的菜品，需要不同的火候，在大火、中火、小火之间不断切换。

说起柴火灶，总会让我想起“妈妈的味道”：妈妈有一手好厨艺，她烧的鱼和红烧肉，蒸的山粉粿，煮的油汤萝卜，烧的面条，至今忆起，仍令人垂涎。

柴火灶，在农户家中还有着非常崇高的位置。每年腊月廿三除尘是祖宗传下来的习俗。从前，灶间一年到头烟熏火燎，积满灰尘，还要堆些柴草。家里人除尘，一般在竹竿的上端扎上一把竹枝，然后对灶间的角角落落进行掸拂，包括铲除茶壶、锅底的铁锈。这天，一般都是爸爸亲自动手，妈妈当助手，把柴火灶周身、锅台上下打扫得干干净净。

后来，柴火灶被煤球炉、燃气灶所取代。我也离开农村几十年了，走过天南海北，去过高档饭店，但在我心里，山珍海味、异地佳肴都不稀罕，总是怀念那柴火灶里烧的农家菜，因为它的味道原始且纯真。

□履痕留处 卢江良/文

西溪湿地，永留下

在我的心目里，有这么一个地方，它不是我的故乡，我也并未在那里生活过，甚至极少去光顾，但让我对它产生了深厚的感情……这个地方就是杭州西溪湿地。

2010年上半年，时任中国湿地博物馆馆长陈博君先生，邀我兼职为该馆参与创办并执行主编一份杂志——《国家湿地》。当时的我，正处于人生忙碌季，但鉴于陈博君先生系我多年文友，便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份活。意想不到的，这份活竟然持续了十多年。

在相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，我与美编、资深设计师陈伟先生精诚合作，召集王源源等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撰稿人，每期精心策划跟湿地相关的重点选

题，为西溪湿地打造了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品牌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打理《国家湿地》之余，我与王源源女士还承担了《杭州全书·西溪丛书》中的两本——《西溪商贸》和《西溪梅文化》的编撰任务，前者通过介绍西溪商贸的起源、演变、活动、现状和未来，以及与生态、文化、旅游之间的齿唇关系，阐述其内在的文化脉络和对推动西溪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性；后者综述了西溪梅花的栽培历史、种类、特色、历史上的分布及主要赏梅胜地和与历代名士的渊源等，通过“梅花”这个载体，挖掘和提炼了西溪湿地独特的地域文化。

说来惭愧，虽然我与西溪湿地有十多年的渊源，可前往的次数并不多，即便去

了，也只限于中国湿地博物馆，其“三堤十景”和众多核心景点，尽管在纸面上浏览过无数遍，但于实地几无涉足。不过，这并不重要。经过长年累月对其图文的接触，这个集城市湿地、农耕湿地、文化湿地于一体的“世外桃源”，不仅立体地呈现在了我的脑海里，它的角角落落，甚至点点滴滴，也都嵌入在我的记忆里，让我对它充满了无限情愫。

如果说，早在900年前的北宋靖康二年（1127年），宋高宗赵构面对“一曲溪流一曲烟”的西溪，还只是发出了“且留下”的感叹。那么，现今这个被著名诗人黄亚洲先生称之为“都市的诗与远方”的西溪湿地，终将“永留下”在我的心灵深处，构成我人生图景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